



威氏市

創造社叢書

第二十九種

威尼市

王獨清著

王一榴作畫

上海

創造社出版部

19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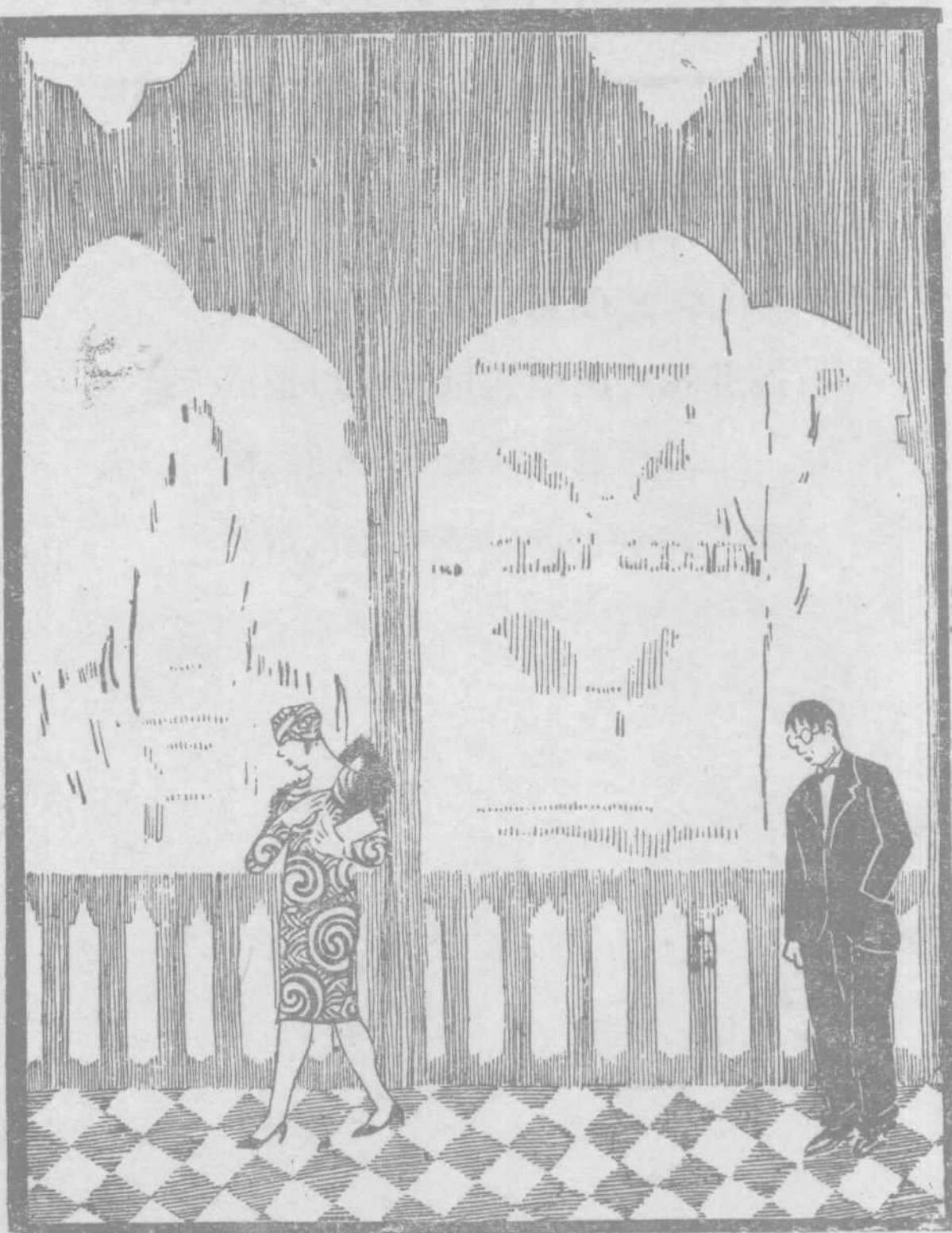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斟滿了一杯酒給您。
你却只用唇兒輕輕地一呷。



噫，你底聲音！

正像是 San Marcos 教堂底晚鐘。



啊，我在你的後邊，
慢慢，慢慢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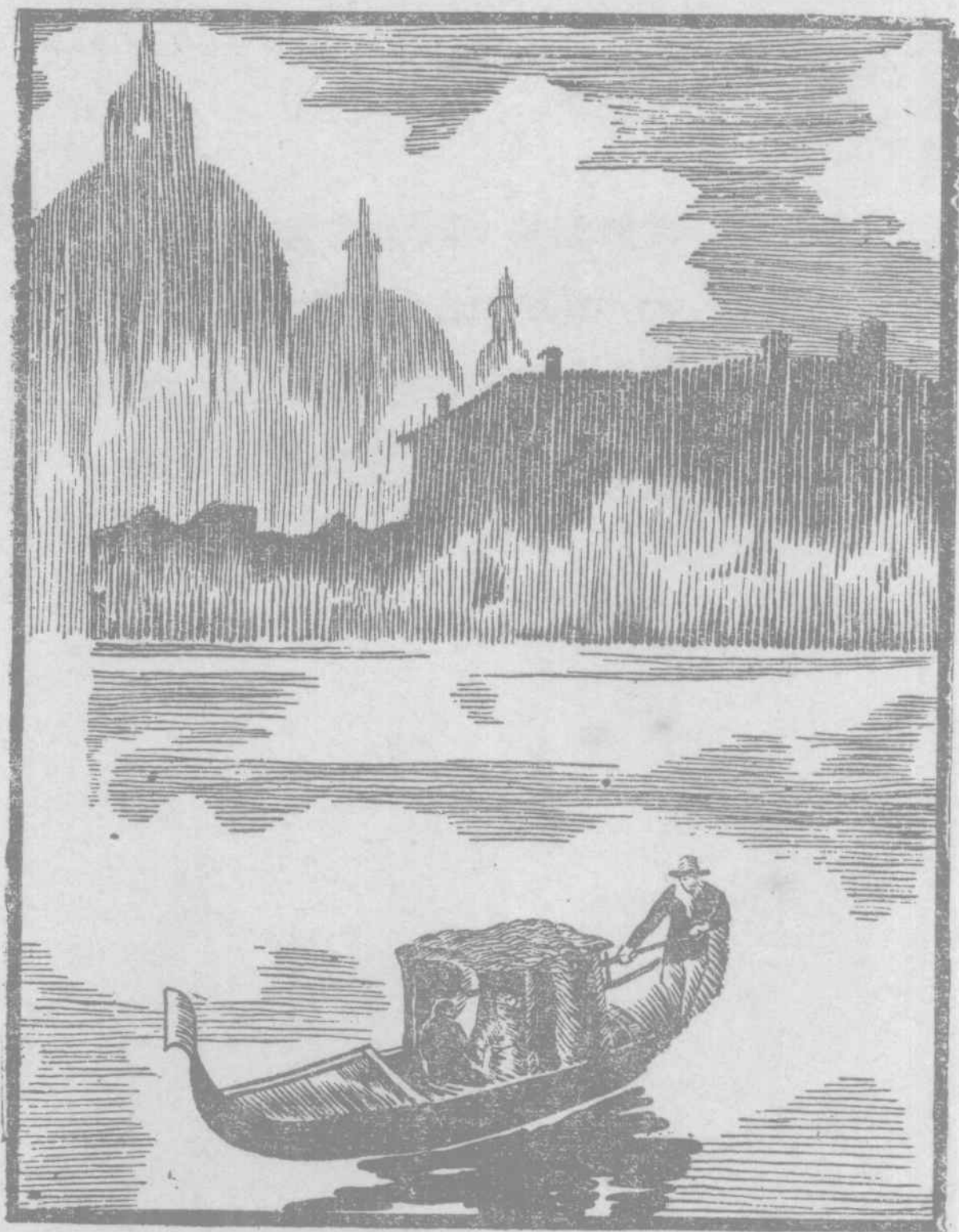
我靠在開着的 Vitrail 底旁邊，
向着春夜底時間閉起了兩眼。



你底手放在琴鍵上邊，
總是想彈又不想彈……



我，我在夜半的 Rio 底橋頭立定，
接受着這將近休息的 Canaval 底歌聲。



哦，這 Gondola 這樣載着我們前去，
當着這迷人的細雨……

代 序

S 嚮，爲實踐對於你的信約，我現在把這幾首短歌從我底破皮包中檢出來了。

這幾首短歌都是我住在威尼市的時候寫的，我把牠們放在我底破皮包中已經過了兩年多的時光，因爲我曾 對你 說過 我打算 把牠們公開，所以今日費了點時間，終竟給檢

了出來履行我所說的這一句話。

S 喲，我把這幾首短歌從新讀了一遍，我自己也不覺吃了一驚。我從前對於 *Stimmungskunst* 的傾心，真算達到發狂的狀態了。你只把這幾首短歌中的任何一首挑出來細細地讀一下罷，你看我對於音節的製造，對於韻腳的選擇，對於字數的限制，更特別是對於情調的追求，都是做到了相當可以滿意的地步。若是用 *Poésie pure* 作意義的眼光來下一個定評時，那我總算是有些成績

的了。哦，S 嚟，我過去的生命就完全送葬在這種個人的藝術之創作裏面，不說別的，只就我曾在某個時期爲你另外做的那幾首 Sonnets 來說，也可以看出我對於這方面的勞力。你說！我過去的生命就都這樣送葬了，我從前過的到底是一種甚麼生活？我到底做了些甚麼？做了些甚麼？

現在我算是醒定了：我已經決心不再作這些無聊的囁語，我要把我底生活一天一天地轉移到大衆方

面，我要使我底生命一天一天地緊張下去。我回顧我過去許多無意義的努力，真使我惶惶到不可言狀，我底汗和眼淚簡直要一齊流了下來呢。

哦，S 喲，我還記得你從前給我的信裏面曾說你希望我始終是一個詩人，要是這幾首短歌便是你所希望的‘詩人’底表現時，那我還是快成爲‘死人’的好罷！

現在我算是醒定了。不過，S 喲，我怕我們兩個底交情，却漸漸地

要冷淡下去了！這個一點也沒有甚麼奇怪。因為我從前的生活是完全被一種傷感的享樂主義者底氣分所支配，所以我底情緒和思想也可以和你打成一片，現在我底生活已經在漸漸地轉變方向，我底情緒和思想當然要和你分離。像我從前那種對於你的陶醉，恰好同我對於Stimmungskunst傾心的狀態一樣：在那種傾心之中，我創作出了些一時相當滿意的作品；在那種陶醉之中，我得了你許多使我一時忘我的安慰。

但是，有甚麼意思呢！這種自我的催眠和個人間的享樂，終究有甚麼意思呢！S 喲，現在我算是醒定了，我底世界將再不是你底世界。

當然，我是知道的，一個人底行動是很難預料。或者，S 喲，你也可以慢慢地我和走在一條路上，使我們底交情能夠恢復起來呢。不過這個終是一個空空的希望，像你底那種環境，我怕是不容易能夠做到的罷？

哦，S 喲，我望你珍重！總之，我

還是爲實踐對於你的信約，把這幾
首短歌檢了出來，可是我已經用我
心中的炸彈把威尼市炸得粉碎了！

獨清．一八，六月，一九二八．

